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八

宋

陳希亮初爲大理寺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巳而果得造僞者尋爲開封府司錄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

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用起知房州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旣失黨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寔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徙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

釋之老幼哭希亮廷下曰今當還故鄉矣然奈何舍父母去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移滑州仁宗勞之曰知卿嫉惡無懲沈氏事亡幾何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其餘處於廬有竊入府舍為不利者希亮哄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效死復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

日輕騎出按遇賊二十四人道中賊不測遂相與列訴其旁希亮徐問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希亮所至有聲誠與才合者也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

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遊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加工部侍郎

楊察合肥人入爲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衆知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摘拾羙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時名臣云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又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耶

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會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譏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其剛毅不撓如此

次中復遷殿中侍御史時富弼主李仲昌開陸漯河

內臣劉恢𡧖告所斷冏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揺朔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冏勢獄以故得止後知江寧府鄰兵苦廵轄官苛刻𣫍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

容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強曾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刼禁物法盜不得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可稱仁人之言矣

胥偃權知開府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二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

宋庠知審刑院洺州豪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

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端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辯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

韓宗彥提典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通判孫世寧辯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沅縱弗治宗彥往按舉沅復沮止之宗彥疏沅于朝抵吏罪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隣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隣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女後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余靖曰治獄

而錄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此取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若余靖者可謂遠見矣

錢治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延其來自其家吏捕訊之其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

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藏足合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寇平少卿知淮楊軍始至會獄有繫囚當殊死疑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誣非其罪也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有戒勑不敢爲欺

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庠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

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呪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

陳琰爲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韓億聞其事奏爲監察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

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與消王氣令瘞柴展禮涣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與移善地李德裕止於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辜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任布以廉重於寇準陟守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自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重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它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

死水乎雖仇殺之而不得尸於法未可以理高獨
謂媼色有寃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
與媼約日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
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
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張丞相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
有死人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於官昇命吏集隣
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辯昇曰衆不可辯
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
與其謀

呂文仲爲御史中丞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游内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慮駭人聽上曰卿執憲當疾惡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豈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

程坦國博爲鄆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誣輒留更訊之後更得其

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矣子戡爲

宣徽南院使贈太師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讎者一日諸子私謂其

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母死報讎乃殺

母置讎人之門而訴於官讎者不能自明戡疑之

僚屬皆言理無足疑者戡曰殺人而置其門非可

疑邪乃親劾治具得本謀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冐入於民有司

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

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

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
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
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盜獲果
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
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
擢提點廣西刑獄壽隆爲人和厚接談怡怡當於
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
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
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

劾賊爲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單煦爲淸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旣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也尋爲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未就勑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

劉賀承制初舉進士爲懷州修武令民有醉不能歸者其侶得衣以還其家醉人道斃喪家送執以訴賀曰以衣還者非殺也叚少連薦賀可爲將自著作佐郎改内殿承制

司馬池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大理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是時朝廷有疑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鵝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决爭論

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
内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
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
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
有旨三尺具在豈應伺候上意輕重其心乎受命
即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
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
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故事奏令天下庶獄
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
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

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故士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

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帝曰罪人以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殺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鄭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

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言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後知諫院事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郡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

乞能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
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
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
矣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
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
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爲殿
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
面御史其言務欲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

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天下服其名言初使蜀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知成都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日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淸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肯爲惡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委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誣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

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受盟抃使易用牲皆
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
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
得食其力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
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
如此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
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反謝帝曰聞卿匹
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
幾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初以殿中丞通判

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數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知濮州會諸路轉運使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常殺人以赦免愈驁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姦誅之部中畏懾遷殿中侍御史尋爲西川轉運副使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黨伏山林者衆今不貸而反側者懼再起是滅一匀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

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
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
死罪非法意也累遷工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官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
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任
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
聞薦之移通判饒州
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之子爲殿前副都
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驕弛昭亮既統宿衛攻

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翼軍蕭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劾其主者諸軍為之股慄帝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之

李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為三班奉職累遷西上閤門使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

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一人軍中帖然召還提舉諸司庫務榮州團練使知興州會還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汙者皆絀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不可以新令繩之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調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

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既而引責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入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抵謂其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往傳公斷鬼獄起寃寃語稍怪異令不具總之發摘如神關節不到號稱閻羅者近是矣而吏猶得若此嗟夫奸可勝言哉

畢伯衍字東仲以士安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
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材旣具又聽民自以其
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
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用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
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事豪信
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資
將賦民昇果疑焉勑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
上疏辯伯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眞
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
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伯衍曰

諺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畢仲游以開封府推官出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置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匙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眞清矣

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

由是得免

劉沆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吏歲不決沆數日決之遷太常丞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隣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偽為賣券及隣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當不止此爾始為券時嘗如勑問隣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

趙密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讞法將抵死人多冤之公呼囚訊實因憚箠楚不

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避左右復訊囚曰且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者殺其夫與婦謀殺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涇州卒以拆支不時給出惡言欲爲亂既寘之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是時公爲都監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乎公不自省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

吳及年七十以進士起家爲侯官尉閩俗多自毒死

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往往而陷非辜良善爲患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事法吏輙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五其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

況無罪乎臣聞漢末平時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卽以祖宗近事較之當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哉臣愚以爲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及當官有守衫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日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

詘

陳太素河南緱氏人進士第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素爲推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爲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

張逸字太隱鄭州人進士及第爲縣有能名知州謝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

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
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
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
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旣具乃
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
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劒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
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
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
於官

張慶汴梁人淳化元年生三歲去父母亦無伯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趙之隣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因以慶屬焉郭告老慶遂補其闕實祥符三年也慶司獄矜慎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獄中易染疾病以彼鬱抑無聊窮苦之人饑寒不時多傷生有干和氣我輩司獄難辭其責矣於是飲食湯藥臥具獨加精潔有嘲之者曰是可以要福乎慶笑而不答性好看法華經有重囚就戮為之齋素誦佛焉囚之無辜者輒爲釋爲好言其徒令自認毋誣良

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斃且三日矣尚未殮也忽體汗遂甦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不可忍念欲就清涼忽有白衣來提之曰汝不當在此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乃復得甦自念常事觀音感應於是里巷人稱慶爲趙佛子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復姓焉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亨三日有道士丐於門延入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某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

前偶得一子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之積累善事非一朝夕聽嬰兒聲不獨有嗣族且顯善保之飯訖而去後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爲世族

王靖旦之孫也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眞盜也敎吏曲拆訊囚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靖坐之著爲令

郭勸給事通判蔡時有民爲仇人所誣罪當死吏受賕且傳致焉勸爲辨理得免民家畫其像而生祠之

文彥博爲監察御史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入相時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

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
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
曰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
素夜扣宫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
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
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
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
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
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

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
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
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
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
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
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
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
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
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

則事彰灼於中宫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頼彥博彌持重衆心以安沅𥨊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沅判呈帝意乃解

買黯侍讀判注内銓時益州推官卓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服具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

匪喪是豈為孝乎卒使坐廢田里
儁摯遷開封府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宫人輦官鄭
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段度
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
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
程師孟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累領劇鎮為政
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
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
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是時重循吏非異績不書

師孟其表表者云
姚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死
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
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知陜州宜都民為
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渙易劾於他有司居
亡何眞盜獲其不輕於獄如此
薛向攉京兆戸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椢塞使王德
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税疑之曰烏有大臣寄
家問而誘胡人者鞫之果妄為邠州司法叅軍夏
人叛泰中侍御史陳洎行邊向列三弊洎上於朝

悉從之邠守貪欲因事爲邪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輿得賂免向力爭罷之再知鄜州大水月城市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詰主將求歸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月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　尋提點刑獄武强縣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向覆其冤脫六囚死向幹局絕人用心至到神宗方尚功利遂奮其材

趙粲知洪州僚友鄭陶饒輿挾持郡事爲不法前守

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將羣盜也轟與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恐生變槩不答適容州戍卒逃歸犯夜立斬以狥并收陶轟抵罪閤府股栗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乃吐實盖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府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

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初知永興軍大姓范偉爲姦利冐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讙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於四五卒之付御史決焉則人自是憚其風力矣

劉攽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

唐介爲沅江令民李氏多貲而嗇吏有求不得誣以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之以屬介無

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鞫之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乃受賞介未嘗自言也知莫州任丘縣縣當遼使往來孔道驛吏往往破家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而去

吳奎權開封府富人孫氏橫閭里貸其息者至取物產婦女民莫敢不聽也奎發其宿惡分徙其兄弟於淮閩自是豪斂跡治聲赫然

吳孟陽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府有以贓誣江南轉運使呂昌齡者中丞張昇亦言之眾鞫不承詔孟

陽以制獄按治孟陽雖御史屬不阿其長而卒直之因請避推知濮州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叅軍時盜七人皆當死有稱冤者向曰以彼其辭不足憑乃貌有可憐之色再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爲傭而被脅中道者也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且竊也而拒鬬豈相毆者乎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如向議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

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鬬論是守者不得主賊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孫康觀察初隷親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既成康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隣里詢其行止皆曰此平日跅弛不事以爲盜則非也後數日果得眞盜降詔奬諭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

獲勅廷著爲式徙鎮定州州將治兵無法驕不可
使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尤橫者斬首軍門卒
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聞之馳入倉群卒約十餘
人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
撮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斗約八環內地不
售一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鐶適皆自汝扇揺
命前戮之一軍股慄與潞公同鎮北門時朝城令
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公
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
公即於解狀判處斬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此事

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以此覘二公之量不同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在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公已簽書趙槩難之問歐公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頃之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之差使臣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出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得於壞塚蓋絕寶也每宴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

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用之勸客吏誤觸倒玉盞俱碎滿座愕然吏且伏罪公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公寬厚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重其罪亟呼視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有案吏請假娶妻者繼以不法見訟當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送簽廳行遣二倅白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

人始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恐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論近時宰相唯服裴晉公王沂公餘之未許也時人莫測其際云

范文正公仲淹蘇州吳人也舉進士為集慶軍節度推官抱獄要日與太守爭是非守馮怒臨之不為屈比去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為畿縣令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

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
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
旨勑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
刑然養民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
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爲縣令職在
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
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後在政府時巨盜過高
郵知軍鼂仲約度不能禁御諭民出金帛牛酒犒
之盜去不爲暴事聞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
淹欲宥之爭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旣不能戰

又不能守而醵錢遺之此法所必誅聞高郵民疾仲約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情有可原戮之非法意且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責守臣死事可乎若乃小民之情醵財而免殺掠理必喜之何謂欲食其肉以告者過矣仲約得免死弼曰方患法不勑欲勑法而阻之何也仲淹從容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弼心猶未然及河北使還詣國門爲飛語所中以請遣石介結契丹懼不敢入未測帝意夜遶狀

徬徨行達旦乃太息曰范六丈聖人也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爲泗綿二州推官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乎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回顧乳者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修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

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會保州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三千人分隷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書計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非細弼悟而止修以學問文章爲天下宗張芸叟始遊京師見修以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見先生多

教人吏事所未諭也修曰不然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所教眞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後一杭僧夢遇修於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且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謚文忠朝廷推恩褒三世追封觀鄭國

公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小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巳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

吳育叅知政事時向綴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以中立發其陰事因搆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

綏宰相子大臣有管勾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綏無
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出知蔡州設五保
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
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廵檢兵往索之
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曰然曰育在此雖不
敢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
聚以利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往擒以兵恐驚
人請毋行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
下皆無罪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上
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故失也

設有罪即以屬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紛紛竊議朝廷官常如此人皆自危豈養廉恥厚風俗之道哉遷禮部侍郎召兼翰林學士以疾辭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龔琚通判虔州民有僞作冤狀悲憤叫呼大有可信蓋俗所傳江南鄧思賢詞狀法也琚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痛法繩之民皆以爲不冤琚魏公之兄終於轉運使

蔡文忠公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徐起諫議知處州先有囚罪不應死而吏挾私傳致之囚逸去後籍其家比起至乃歸陳其寃然昔所致不可破也起爲請於轉運使更用他官覆治乃得免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

琦琦甚器之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通判陝州民有母適人而死者及葬其父恨母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也乃釋之以聞

侍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

獄退告質曰若輩非鈎以術無從得也喜見於色
質曰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似非仁者之政宗
旦慙爲薄其罪繼知廬州盜殺其徒并貲而遁捕
得之質論以死大理駁不當質曰盜殺其徒自首
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自新此法意也今殺
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正法乎疏不報降監舒州
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
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言質非罪且稱
其材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嘗攝江陵事
有訴民約婚後期者曰貧無貲辦質問其費幾何

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歐陽棐修之子也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天下莫不聞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

敬由編卷之八終